

# 《金剛經》開示（二）

宗薩蔣揚欽哲仁波切

台灣，台北，2004年12月

英文謄稿：Jack Sonnabaum；英文審稿：John Castlebury，Amelia Chow

謄稿漢譯：蘇卡；中文審稿：馬君美

---

偉大的大乘學者月稱說過，一個人至少需要証得菩薩初地，才能解釋佛經。所以，像我這樣的人，是不太可能參透經典的，我只能猜想。

佛的跟隨者們寫了很多了不起的論注，龍樹菩薩寫了五部大論，彌勒菩薩寫了另外五部大論等等。這些論注是唯一可以模糊地，領會佛法的途徑。不過，在任何情況下，我都不會假裝我能夠解釋《金剛經》。

我想講這部經的靈感，來自於我很敬佩中國佛教徒不可思議的讀誦經典的傳統，而這是我們西藏人缺乏的。我遇到過幾位中國人，可以背誦《金剛經》，這真讓人訝異，甚至在中國大陸，我也見過幾位。

今天我們從須菩提問佛：「我們應該如何稱呼這部經？」開始，佛回答道：「這部經應該叫《般若波羅蜜經》，沒有任何東西超越過這部經，因為沒有超越，所以，也沒有超越過超越。」

我來總括一下，《金剛經》是最赤裸的模式表達空性的經典。在像《楞伽經》和《華嚴經十地品》這樣的經典中，佛只是提示或暗示說：「哦，諸菩薩們，三界唯心」等等，他只給了些線索。而在這部經裡，佛直接講了空性。

例如，在後面的偈頌裡，佛問須菩提：「你認為我講過法嗎？如果你認為我講過法，那麼，你就有邪見。沒有法可以講。」所以，如果我們認為佛講了法，這在究竟上是錯誤的見地，不可能比這更直接了。對沒有多少大乘經論基礎的人來說，這聽上去就像是瘋子的胡言亂語。佛在講法，同時他又說：「如果你認為我在講法，那是邪見。」

我想因為如此，所以某位禪宗大師說：「佛來斬佛」。如果你想要空性，這就是了。這是一部專門講空性的佛經，《心經》也同樣是。我先來根據這部經的名字做個概述，也許「金剛石一切斷」不是正確的翻譯（漢譯注：此處指英文中的 **Diamond**，不是正確的翻

譯)，應該是「能斷金剛」，這可能更正確，因為金剛石不是不可破壞的，事實上，它可以被珠寶匠很容易的切割，而金剛是不可毀壞的，不能被切斷。

你要注意，這個「金剛」與金剛乘的金剛不是一回事，當然從究竟上，也許它們指的是同一個東西。這個金剛指的是天神因陀羅的武器，據說，它能摧毀一切，但是，沒有什麼可以毀掉金剛。

這部經的精華可被總結為「能摧毀金剛的智慧」。「金剛」是自我的象徵，自我，可以摧毀很多針對它的威脅，而且，很難打敗，很難毀壞，很難消除。在這裡，自我等同於金剛，為了消除自我，我們需要《金剛經》中含義的精華。所以，不要以為佛教徒在研製一種非常精密的利器，可以真的摧毀天神因陀羅的武器。

現在，讓我更哲學化一些，「金剛」也代表各種各樣錯誤的見地。作為佛教徒，來參加《金剛經》的教授，當然，我們心中會有這樣的見地，就是自己在做好事，在累積功德，在增上智慧。我們也懷有敵視自我的見地，一個佛教徒容易和別的佛教徒搭訕，一個較為流行的話題是——自我是多麼的可憐，然後，我們就可以得到認可了。

你可能在猜想，《金剛經》一定是一部摧毀邪見的佛經。可是，什麼是邪見呢？邪見的定義是很相對的，不是嗎？例如，佛教徒認為的邪見，其他宗教對此的看法可能並不相同；而且，他們認為正確的見地，可能與佛教徒認為的正確見地，也根本不一致。甚至在佛教派別之間，一個學派的正確見地可能是另一個學派的邪見。

大多數人通常把邪見想作是不好的東西。如果你不愛你的鄰居，那就是邪見；如果你順從你的長輩，那就是正確的見地。我們有很多所謂正確和錯誤見地的系統。曾被視為正確和錯誤的見地，也隨著時代更替而變化，那些在過去會使個人、家族，和社會蒙羞的行為，現在則被社會接受了。

不過，《金剛經》不是指切斷這類錯誤的見地。《金剛經》關鍵的任務是摧毀所有的見地。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頂禮佛，因為他摒棄了所有正確和錯誤的見地。

去除邪見比較容易，擺脫正確的見地就比較難。正確的見地被我們稱作「傳統價值」，我們把這些價值尊為社會的支柱。所謂正確的見地，被視作是社會常識的脊椎，從社會的角度來看，具備常識，就意味著擁有「正確」的見地。

我們不會從《金剛經》裡找到這類常識，那是孔老夫子的工作。這裡，我們接觸到智慧，智慧和常識是絕對不同的。所以，佛教困難是因為，它不是源於常識的，而是根植於智慧。

常識是基於自我的解釋和表現，它可以被自我很巧妙地應用；然而，智慧是基於自我的絕對反面。這是理解大乘佛教的關鍵點。

時下，「瑜伽」有很多含義，不過，在藏語中瑜伽的一個最重要內涵是——「由正常而來之財富」。當你擁有這種因為正常而得來的財富時，你就相當富有，沒有挨餓的危險，而且，永遠不會認為擁有的還不夠，貧窮的心態完全消失了。一位「瑜伽士」就是一位擁有這種由正常而得來之財富的人。

可是，定義「正常」卻很難。孔老夫子有一種定義正常的方式。當然，弗洛伊德先生和榮格先生有他們的方式定義正常。每一種宗教都有自己定義正常的方法。

你知道為什麼自己不是個正常人嗎？不管你喜不喜歡，根據《金剛經》，如果你有常識，你就不是個正常人。一個正常人沒有染污，沒有被影響，不受條件制約。舉例來說，假如你喝多了酒，開始說胡話，直到酒力過去，回到常態，你的朋友們都不會跟你當真，因為你的心被紅酒的魔力制約和影響著，所以你被看作是不正常的。

佛教徒們認為煩惱，諸如憤怒、嫉妒和傲慢，比紅酒更有毒害性，更有影響力。除了極少的場合，我們幾乎是不斷地在喝這種酒，而且極大部分時間都是醉醺醺的。早上起床時，我們就已經因為忙碌自己心中的煩惱而醉了。

這些煩惱是從那裡來的呢？你應該探究一下這些煩惱從何而來，你會發現，它們來自於見地，不管是正確或錯誤的見地，所有的煩惱完全來自於見地。

例如，一種流行的審美觀認為多大的鼻子最美，多厚的嘴唇最佳。這不是孔夫子的見地，如果由他而來會略好一些。有些時尚雜誌的愚蠢編輯，按照弗洛伊德的說法，在年幼時被叫做「蜥蜴唇」留下了創傷。因為這種愚昧，結果現今可以看到很多人弄了那種腫起來的嘴唇。我問你，由正常而來之財富在那裡？這些可憐的人，一直處在飢餓狀態，他們持續緊張，害怕不管擁有什麼都不夠。諷刺的是，這種緊張能幫助經濟，如果由於這部佛經的幫助，對世界的不安全感消失了，經濟就會下滑。當然，嘴唇和鼻子是些簡單的例子，不過要點是——我們總是有某種見地。

「世界是從那裡來的？」這個問題有上千種答案。「宇宙之外是什麼？」和「宇宙有邊際嗎？」這樣的問題，有千百萬種解答，每一個答案就是一種「見地」。採取某種特別的見地會導致我們接受那種特別的系統，而採取某種特別的系統會導致墮落、爭奪，和賄賂，然後，一切就都不對了。

《金剛經》的目的是去切斷每一種見地，不過，這說著容易做著難。當我們說「無見之見」時，聽上去蠻讓人印象深刻的。這類話聽的越多，我們越確信見地是元凶，越信服那是真的。然而，我們對這些見地執著那麼深，有些見地可以輕鬆除去，如同鳥在飛行時掉落羽毛一般；有些見地，可以想辦法去除掉，當然不太情願。不過，大多數的見地，我們就像自己的羽毛一樣執著，我們一直把它們保護的很好，而且常常梳理。如果某種見地的來源碰巧是位神聖的大師，那根羽毛就會被視為優越的無可爭議。



這就是爲什麼月稱菩薩在《入中論》第六品即將結束時說：「不聰明的人，會做惡行而下地獄。」請在「聰明」下劃線。「而那些不聰明的人，會做善事而升天堂。」請再在「聰明」下劃線。爲什麼要在「聰明」下劃線？因爲，既不做善行，也不做惡行，才是「聰明」：「那些聰明的人，將超越善行與惡行而證得涅槃。」

不過，所有這些只是空談，我們除了說，還是說。可是，如果天花板砸落在我們頭上，我懷疑空性會是我們的第一個念頭，救自己的命將是我們的第一個想法，不是嗎？執著於慣有的見地就是罪魁禍首。

須菩提問佛：「我們應該如何稱呼這部經？」佛的回答是：「般若波羅蜜」。「般若」意味至高的心，最高的智力。而「波羅蜜」表示，甚至超越它。

讓我來模仿一下月稱菩薩：「如果你不聰明，你會認爲那些無明的人是壞的，那些有智慧的人是好的。但是，只有當你聰明的時候，才可以認識到，一個人超越了無明和智慧才是好的。」還有比這個更高的見地嗎？

當然，相對上，我們說文殊師利菩薩很有智慧，觀音菩薩具足慈悲。可是，從《金剛經》的角度，說文殊師利菩薩很有智慧，是侮辱他；說觀音菩薩具足慈悲，也是侮辱他。相對上，我們可以這樣說，但是，在究竟上，這是個錯誤。

這可不是我編造的，經文裡就有。假如有人問自己：「這個人在說什麼，文殊師利菩薩沒有智慧？」我不是說文殊師利菩薩沒有智慧；我是在說，根據這部經，任何人說文殊師利菩薩確有智慧，那是錯的。這大不相同。這和佛說：「如果須菩提認爲佛有所說法就是錯的。」兩者犯同樣的錯誤。這部經非常的直接和赤裸。

如果我問你，佛長的什麼樣？毫無疑問的，你的第一個念頭就是一個人看起來像加德滿都製造的銅像，一個人不眨眼，甚至不呼吸，一個你像寵物一樣，每天早上或晚上餵一碗水，水果和花的人。這真的很有意思。即使多年來，儘管沒有一匙米或一個水果有過任何被吃過的痕跡，儘管如果你忘了供養新鮮水果也沒人抱怨，可是，你還是在供養？

「佛的長相如何？」是個比較大的問題。佛問須菩提：「你是不是把佛看成會放光，金色的，具足三十二相好？」實際上，在這個問題上，須菩提聰明一點了。他回答說：「不，三十二相等不是佛的身相。」可是，爲什麼三十二相不是佛的究竟身相？佛經和論注裡不就是這樣告訴我們的嗎？佛有三十二相，八十隨好，所有這些。不過，須菩提對此有個很好的回答，他說：「是的，我們是這麼被教導的，不過，那些教授實際上是在告訴我們，佛沒有三十二相；換句話說，佛超越了身相。」三十二相事實上是空性的教授。

大多數人認爲，三十二相是在描述佛的莊嚴。不過，你會和一個耳垂垂到肩膀的人結婚嗎？你會和手像鴨掌一樣，手指間有網，腳踝很細小，舌頭可以把整張臉都蓋住，身體的高度和寬度是完全一樣的人結婚嗎？

事實上，這是個很聰明的安排，我們希望知道佛長得什麼樣，所以，我們就被告知了三十二相。可是，如果我們仔細想想這三十二相，就會知道這些相是不可能的。我們就開始問更多、更多、更多，然後我們會得出：「啊，現在我知道他在說什麼了，他是在說佛是超越身相的，這才是佛的莊嚴。」什麼是莊嚴？莊嚴不會產生痛苦。但是，以多大的鼻子，多厚的嘴唇為莊嚴的見地，確實會產生痛苦。

在《心經》中，觀音菩薩有點吹噓地說，般若波羅蜜多咒有多麼了不起的力量：「故知般若波羅蜜多，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無上咒，是無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實不虛。」

這裡，佛陀說了類似的話，強調甚至只是讀誦《金剛經》，不用管理解、思惟和修持，甚或只是持有這部經書，就會累積不可思議的功德，多大的功德呢？

「須菩提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初日分以恆河沙等身布施，中日分復以恆河沙等身布施，後日分亦以恆河沙等身布施，如是無量百千萬億劫，以身布施。若復有人，聞此經典，信心不逆，其福勝彼。何況書寫、受持讀誦、為人解說。須菩提，以要言之，是經有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功德。」

昨天說過，現在是末法時期，在喜馬拉雅山一帶，人們還有習慣請喇嘛打卦占卜，喇嘛也經常以讀誦《金剛經》或各種法會來驅除障礙，相信中國人的社區內也是如此。許多人都知道讀誦經典，例如《心經》和《金剛經》會給我們如雨般的加持和功德。我們告訴自己：「哦，這些是佛非常有力的話語，來平息我們的痛苦，去除我們的障礙，如此這般，這些話語給我們如雨的加持和功德等等。」這是一種理解的方式，但不是最好的。

讓我們來檢視一下為什麼《心經》或《金剛經》可以平息痛苦，去除障礙。什麼是痛苦？什麼是障礙？探究障礙和痛苦的原因，我們會發現，我們所持有的二元分別的見地，和二元分別的心是因。這些經典是對治二元分別習性的方法。

什麼是惡行？大體上說，惡行就是帶給我們痛苦的東西。什麼是痛苦？在大乘佛教中，苦有很多含義。當然，有明顯的痛苦，例如疾病，可是，不確定性也是痛苦。所以，相互依存（緣起）的事實，或相互依存的本質也是痛苦。不管是什麼東西，凡是需要依靠其他事物才可以存在的，就叫「依存」，如我們所知，相互依存不是快樂，全世界的人們都為了獨立、為民權、為人權而戰。我們一直在找尋和渴求某種形式的獨立，因而受苦。

有時候我們希望：「哦，如果我能夠從我的生活中逃離，去一個非常安靜的地方，在海邊蓋個小房子，自己一個人，獨立地，快樂地，永遠在那裡打瞌睡。」我們都不時地這樣希望。但是，這很難安排，因為，逃離到理想的生活，依賴於擺脫掉現在的生活，至少，我們的自由夢非常依賴於得到一個大的垃圾箱。拆掉現在的生活包扎起來，與建立新生活是一樣的困難，不是嗎？

然後，我們當然想去某個非常安靜的地方，可是安靜依賴於許多條件，甚至依賴最小的昆蟲都得閉嘴！我在幾乎所有的中國畫中，都看見一個孤獨的人影，在山中竹林之下，我想這是許多中國人的夢想。可是，一個瀑布邊安詳寧靜的小茅屋是比五星級旅館還困難的，因為它首先就依賴於要滿足你所有在山中安靜閉關的標準，不是嗎？

同樣的，我們逃到海灘的理想，也要符合我們關於海灘的全部偏好，輕柔的波濤，和其他種種。如果我們的希望必須依賴於別的東西才得實現，基本上就意味著，我們無法控制它，而我們痛恨無法控制狀況，不是嗎？所以，我們要控制周邊的環境，而不被環境所控制，這就是我們設立的確切標準。

痛苦從何而來？很清楚的，它來自相互依存（緣起）的不確定性。任何相互依存的，基本上就不確定，因為我們夢想的實現取決於 X、Y、Z 也必須實現，不確定性就出現了，這種不確定性，就像是相互依存投下的陰影。我們希望理想中的和平與安寧，可是，不確定能擁有它，因為我們的理想依賴於不受我們控制的條件。

在我們的生命中有兩件最重要的事，一件已經發生了，另一件還沒發生，一個是出生，另一個是死亡。這兩件人類生命中重要的事情，我們都無法控制。我們隱約能控制今晚選的餐廳，可是，一旦去了餐廳，就失去了一些控制，我們的選擇被限定在菜單提供的範圍內，所以，只在一定的限度內，我們可以自由地選一樣或兩樣，這就被我們叫作「自由」。

這種「自由」的定義來自於二元分別的心。像《金剛經》這樣的經典，顛覆分別心的精密系統。分別心基本上是迷惑的心，而迷惑的心不只是明顯的迷惑，我們想的每一個念頭都是迷惑心的一種表現。

我們鄙視而且認為應該拋棄，迷惑心的某些顯現。但是，對於迷惑心的許多表現，我們卻非常執著。例如，佛教的形式和組織，是一個大的分別迷惑，但是在目前，這個迷惑是必要的。一個理由是，沒有佛教，我就沒工作了。不過，如同這部經中所說，佛教不是別的，只是個安慰劑，整個道就是個騙局，可是，它是個非常必要的騙局，它是治療深深根植於我們本身串習系統的藥物。

這部經不僅僅從根本上切斷迷惑和痛苦的因，它還增長福德。讀誦這部經，或者只是在手提袋裡或佛堂上有這本經，會增長很多功德。功德[sonam]意即「能力」，意味著我們的真實自己可以自由地表現出它最大的潛力。什麼是「能力」呢？就是覺得自在，無障礙，沒有被剝奪或缺乏什麼。

當我們讀誦和思惟這些經典的意義時，它破除整個有關相對「能力」的概念。例如，當我們是孩子時，我們對於自己有能力建造沙堡非常自豪，可是，後來，因為成長超越過這種孩子氣的驕傲，代之以具有玩滑板的能力而驕傲，如此種種，貫穿我們的一生，到老年，我們意識到這些我們曾引以為傲的能力，實際上不值得驕傲。



要點是：這種功德、能力，或富裕是非常相對的，它依賴於參考點。這就是為什麼在權力和金錢的世界裏，沒有人說：「好了，我現在已經擁有了這麼多的權力和金錢，足夠了。」沒人這麼說，因為我們有不同的參考點，這個參考點是因為缺乏功德而產生的二元分別。

這些經典摧毀諸如「權力」和「金錢」這樣的參考點。如果我們思惟經典的含義，漸漸地，我們會看到世俗生活是無意義的，我們開始要求的越來越少，需要的也越來越少，不過，不是像那些禁慾苦行的修行者，痛苦地否認基本的需求，不是那樣。世俗生活就像以草餵老虎，我們對它毫無興趣，它不讓我們顫慄興奮，因為我們徹底了解世俗生活，如同被強迫看了十遍的電影，我們多多少少知道接下來是什麼，也許有一點點偏差，不過差不多一樣，所以，它不讓我們顫慄，也不會讓我們興奮或感到興趣，我們並不熱切地期待看同一部電影第十一遍。

不過，不要認為這部經典會把我們變成消極的存在主義者。一個消極的存在主義者需要議程和參考架構，需要顫慄，所以他們有所求。這部經典不會讓我們消沈或激動，但是，它將使我們轉離那些計劃和參考點，而這些會令我們消沈或激動。我們一直受到刺激，因為過份的激動，以至於根本沒注意到自己的激動。這部經典使我們能夠超越經常被刺激。

現在我們到哪兒了？假設我們達到了終極滿足的層次，這在現實到底意味著什麼？它是否意味著，碰巧有瀑布，竹葉飄落，我們很滿足；或者，我們正好住在哈林區（譯注：美國紐約市的一個地區），隔壁鄰居每天二十四小時，一周七天，都放著很吵的音樂，我們同樣很滿足，我們並不抱怨說：「哦，他不應該這麼做，這不公平！」我們沒有那種心態。

「不公平」這個詞實在是一個沒有多少功德的人的措辭。有些文化，很多代都被不公平地對待，他們熱中於教育其他人，關於他們的遭遇。可是，這麼做有什麼好處呢？這只能偷走他們可以舒服地隨處安坐，以及感激擁有的任何東西的能力。

我們應該關注一位真正的道家大師，《道德經》談到不要改變，只是接受一切。這真是了不起的概念和表述，什麼都不要做，不要改變，不要造作，不要量度，隨它去。可是，儒家一來，就有了偏好，顫慄，規矩，保全面子，恥辱和喪失能力等等。例如，因為祖先之名，我不能如此做，每年要去掃墓，那可能是十代前祖先的墓，他轉生後，可能已經被我們當成魚放在壽司裡吃掉了。某種角度而言，愚昧拯救了我們。想想看，如果這些鮪魚或鮭魚能夠知道一切，看到你每年去這位十代祖先的墓地磕頭，卻又吃他的肉，實在沒道理。如此瞭解，就是能力和功德，而思考《金剛經》能帶來這種能力，但這很難進入我們的腦海中。

回到開始，佛說：「須菩提，有否眾生聞此經所說法而不生驚怖？」他又說：「這令人印象深刻。」對此，我做一個很糟的總結：這就叫做「安忍度」（或譯為「忍」）。有一次，當文殊師利菩薩討論到這樣的一個話題時，五百名阿羅漢被嚇死了，他們再也接受不了了。既然我們沒死，這一定意味著，要不就是我們理解的很好，要不就是我們根本沒懂，這

表明我們屬於菩薩的種姓，我們也許不能夠徹悟這部經裡講的一個字，可是，我們仍然喜歡它們，不是嗎？這很令人驚訝，去年我為《心經》做了一首舞曲，許多街上的小孩，雖然不是佛教徒，卻很喜歡「無眼、耳、鼻、...」等詞句，這就是我們說的習性，好的串習。

這個什麼都「不作」的教導，我甚至從藏傳佛教大師那裡也聽到過很多次。有時，我能一瞥它的意義，而當我真的能瞥見它的意義時，我是如此的沮喪，因為要如何說服別人，什麼都「不作」，實際上是一種相當奇妙的事，它很難以表達和修持。不過，感謝佛陀的慈悲，有幾千種的方法和活動，讓我們可以修習這種「不作」。

也許，最接近這個什麼都「不作」的概念就是禪修，也就是佛教禪修。現今，「禪修」這個詞被當作是一個籠統的詞語，包括了很多種類的技術。常常，人們甚至把「禪修」跟純粹做白日夢連在一起，不過，依據佛陀，那不是禪修。

如果你真想知道如何什麼都「不作」，你必須要願意付出一些犧牲，你應該要跟隨一位老師。在我有限的知識裡，我真的相信，還有很多偉大的老師，不僅知道如何去做這個「不作」，而事實上，他們在修持這個「不作」。

不要認為這樣的老師必須要是位學者，真相是，學者往往是最糟糕的。他們其實不知道如何什麼都「不作」；他們只是知道如何談論「不作」。不過，對於這個教示，因為它的難度，一個人確實需要個人輔導。

不過，有些事情我們能做，買本《金剛經》放在手提袋裡帶著，最好供在佛台上，每天上香，然後說：「總有一天我要了解你，在一切狀況下應用你。」這樣就已經很好了。偉大的寧瑪派大師龍欽巴曾說，行菩提心是很難修持的。像我們這樣的初學者，應該強調願菩提心。

即便你不理解這部經裡的任何一個字，如果你對它有好感，這也已經很好，這已經表示你有一個很好的傾向，一個好習慣，一種業的聯繫。也許，很久以前，你是隻小蝴蝶，偶然落進了一個和尚正在用來努力書寫《金剛經》的墨裡。所以，如果我們已經有些渴望，彌勒菩薩說，我們應該一遍，一遍，又一遍地聽聞這些教授，這將鼓勵我們繼續前行。

壞習慣也以類似的模式在運作，我們可以發展一種負面的傾向，一個壞習慣。例如，有些人沒來由的，充滿了仇恨。對有些人來說，殺死另一個人就好像捻死一隻蚊子那麼容易，有些人有這種習性。

讓我再談談功德，這部經中讀到，如果我們認為佛陀有所說法，是為邪見；同樣的，如果見佛三十二相，也不正確。這真令人沮喪，誰來聽我們的祈禱呢？如果佛沒有身相，那麼他就沒有耳朵，那佛怎麼聽我們祈禱呢？如果不是供養給佛，我們每天供的鮮花和香誰得到了呢？祈禱和作供養錯了嗎？我們應該停下來嗎？所有這一切都只是騙局嗎？佛告訴須菩提，佛不是「眾生」，所以，說佛有慈悲就是邪見，這樣說會侮辱佛。那麼，我們所深愛的



佛陀，甚至沒有任何慈悲嗎？那他怎麼可能幫助我們？我們為什麼要祈禱？我們為什麼要聽佛的話，因為他說自己不存在？這是怎麼起作用的呢？

我要借用彌勒菩薩《究竟一乘寶性論》中一個動人的例子：一天，有個人在一塊美麗的青金石板上見到了天神因陀羅的投影，看到這個美好的映像，它顯現出奇妙的力量和威儀，令人印象深刻。所以，這個人到處去問，到處去說，他想成為因陀羅那樣，但同時，他看到的僅僅是因陀羅的映像，甚至不是真的因陀羅。長者們告訴他：「如果你想像因陀羅那樣，你必須要拋灑鮮花，焚香，戒除殺生、說謊、欺騙，和一切惡行。」他們教導他所有的儀軌，這個人按照他們教他的那麼做，他戒除了抽煙、喝酒、殺生，而且努力地幫助他人等等。有一天，他變成和因陀羅一模一樣了。

這是個很好的例子，因為，首先，啓發這個人的因陀羅根本就不是個真的人，它只是個倒影。一個倒影不會想：「噢，哦，他來了，我最好表現得好一點，我應該接受他的花。」投影沒有心。可是，即便如此，一個純粹的投影，使得這個人改變了他的行爲。拋棄不良行爲的方法是，一遍一遍又一遍地擦拭那塊青金石板，讓投影越來越清晰。我們很多人的青金石板不是那麼乾淨，而且，常常即使有投影，也不是因陀羅的投影。這就是佛如何化現的，那個人看到因陀羅在青金石板上的映像很美麗，並且受到了啓發，這就是我們所說的佛行事業。

讓我們多談一談「不作」，把事情弄複雜些。佛說過一句著名有關「心」的話，被人到處引用，學者們分析這句話，因為這句話寫了好多書。非常粗略的翻譯，這句話的第一個字是：「心」，第一個字引出了佛初轉法輪的所有教授。這也是現今佛教徒與科學家感興趣的事，需要進一步討論的是對「心」的定義，突破此點之後就沒問題了。佛說過的話，沒有隨意說的，也沒有只是爲了方便而說的。例如，特別是科學家，不過，即使我們這些唯物主義者，也說：「我的心知道它。」可是，與此同時，我們和許多科學家又把「心」視作僅僅是假設，只不過是在大腦功能，或遺傳功能等等上的一個標籤。

在古印度的這個時期，有些讓人敬畏的事出現在印度思想中，商羯羅，馬哈威亞，佛陀，是其中一些偉大的思想家。兩千五百年前，有哲學家真的懷疑「心」是否存在！不過，佛做了被稱作「獅子吼」的宣告，這個獅子吼以「心」這個字開始，表示「心」是真實的。所以，如果我們問誰在做「不作」？答案是：心在做「不作」。

這句話的第二部分是「無心」，他否定了自己第一個字的陳述。把這個戲劇化一下，想像，正當人們開始用有心存在這個事實，來包裹自己的心時，佛說沒有心。佛二轉法輪的所有教授來自這句話的第二部分。現在，如果我們問，誰在做「不作」？根據這句話的第二部分，答案是：沒有心在做「不作」，而且，沒有什麼叫「不作」。

這句名言的第三也是最後一個部分是「心是明」。你看，他又推翻了自己的前一個表述。整句話是：「心，無心，心是明。」「明」是佛性的另一個名字。台灣人喜愛佛性，

所以，我們就叫它佛性吧。現在，如果我們問，誰在做「不作」？根據這句話的第三部分，答案是：「明」在做這個「不作」。

爲什麼佛要說：「心，無心，心是明。」爲什麼佛要在一句簡單的話裡說三件事？爲什麼不只說一件事？這是因爲他意在破除三種邪見。首先，他要破除惡的念頭、態度，和行爲，所以，佛說，有心，取決於我們的行爲表現，心會入地獄或天堂或餓鬼道。第二，他要破除心是真實存在的見地。第三，佛要破除所有的見地，所以，他不僅是破除心的存在，而且，也破除心的不存在。

我們之中有些人會懷疑，能否把正在討論的這些用於實修之中。大多數人根本不知道這部經在說什麼，有些人理解一點點，僅僅一兩個字，而理解的這一點點，我們也把它看作是純粹的理想主義，也許它在邏輯上有道理，不過，用處也只是在於讀誦和思考，就這麼多了。我們看不出，如何把這部經運用到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去。有些人相信，讀誦經文和把這部經供在佛堂上，會加持我們，不過，我們理解中的「加持」依賴於某種超自然的，無法表達的，存在於外在的加持，這使它基本上成爲一種很細微的有神論的方法。

我們如何能什麼都「不作」？這是個很值得一問的問題。從開始，甚至「不作」本身已經是一種做。我們現在能做的最接近的事就是禪定，不過，當我說「禪定」，那不是指觀想和放光、收光。這類的方法是存在的，而且這些好的和深奧的方法，只是訓練我們心的其他方式。

當我們說到「禪定」，大多數人就想像，保持安靜，不說話，坐直，閉上眼睛，盤起腿，所有這些。可是，這些理解只是禪定的外相，不是嗎？對我們之中的許多人來說，禪定還意味著獲得對心的控制。這並不完全正確，不過，我理解可能有些人會這樣猜想禪定。當我們教禪定時，沒有選擇地，只好說：「不要受干擾，專注。」所以，可以理解地，這可能會讓人覺得它與控制自心有關。

不過，這種禪定方式，不能真正說成是控制自心。實際上，如果控制心就是禪定，那麼嚴格來說，我們一直在禪修，因爲我們的心始終受到某些外在對象的控制，被讚美、批評、權力、金錢，凡此種種所控制。

舉例說，我們在悠閒地閱讀八卦專欄，我們試著以八卦控制心，爲了尋找娛樂，我們都這麼做。對有些人來說，娛樂是去看電影；對有些人，娛樂是坐在佛龕前，閉上眼睛念咒。不過，依據佛陀，八卦，電影，或念咒都不能直接令我們經驗到「不作」，要去經驗它，我們得試些別的。

不幸的是，我不得不說，禪定確實與坐直有關，可是，坐直與實際成佛無關。如果坐直在達到証悟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的話，爲什麼不乾脆把我們的脊柱焊起來？那樣，無需專注，我們的身體都會保持筆直。然而，我不得不說：「只要坐直，不要觀想，不用念咒，什麼別的也沒有。」另外，我還得說：「不要做白日夢。」

我們經常做白日夢，當我們這麼做時，心被白日夢佔據了，心在忙。我們還沒有發現一種從白日夢裡得到好處的辦法，實在有點可悲。不過實際上，如果我們真的找到一種從中賺錢的方法，那可能會削弱白日夢的資源。不做白日夢意味著，不憶念過去，不想像未來，完全安住在當下。

再次，像「安住在當下」這樣的詞非常有欺騙性，導致誤解。一旦我們的老師說「安住在當下」，每個人就像用釣魚竿上裝了魚餌的鉤一樣，去尋找當下，等了一天直到當下來上鉤，我們就是這樣等待當下。與此同時，當然，當下就發生在我們眼前，可是，我們還是在等它。尋找當下不只是一件可笑的事，還是一件蠢事，不是嗎？還有什麼比這更蠢的呢？你不要去找它，它就在那兒，無處不在，誰會錯過它呢？

有些人比這還笨，有些人是如此之笨，真的找到一個「當下」，還在給上師的浪漫報告裡吹噓它。如果我們真正客觀地面對它，這樣的發現有什麼可誇耀的呢？這又不是我們突然發現了一個新的稀有物種。

大多數時候，禪修者找到的所謂「當下」，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當下，它只是禪修者們描畫出的不真實的當下。找到真正的當下，就像遇到已經發展出某種品質的自己，毫不令人訝意。對於真正找到當下的人，沒什麼好報告的。如果我說從我坐的這裡可以看到很多頭，這會令你驚訝嗎？有什麼可報告的呢？這就是為什麼佛在《金剛經》中說：「當燃燈佛授記，我將証得菩提的諸種功德時，他實際意味著，無菩提功德可証。」例如，如果老師說，這個房間裡有個人有金色的腦袋，我們的心就描畫出一個人，長著金色的腦袋，然後在這間房子裡到處找金色腦袋，不過，這裡當然沒有人長了金色的頭，因為沒有，我們就報告給老師，沒有找到金色的腦袋，但是這沒什麼可炫耀的。反之，如果我們真的找到一個金色的頭，那就更糟糕了，因為你找到了純粹主觀上想尋找的東西。

安住當下，基本上就是無論我們心裡想的是什麼，安住在那上面，只是與它在一起。如果此時此刻，在這個討論《金剛經》的神聖場合，你們有人碰巧想要強暴一頭大象，你不應該想：「哦，我是個佛教徒，我怎麼能想到強暴，更不用說強暴大象了！」我們會這樣想！當然，這些想法的功勞大多又要歸功於孔老夫子及佛教大師們，我們被徹底洗腦了。如果我們認為，不應該想到強暴大象，或者，我們覺得強暴一隻蒼蠅可能感覺好些，因為它小一點，這些想法都是我們從社會常規，比如量度等等當中，學到的複雜性。

我們理當安住在心中生起的任何念頭上，絲毫不帶判斷地看著它，這是我們應該做的。現在，有比惡夢中的大象還糟的——好的念頭更加糟糕。比如在這個神聖的時刻，突然，我們想要拯救整個世界，然後，我們就自誇說：「時至今日，我所有的佛教修持總算都有了回報。啊，這是諸佛和上師們的加持，我終於有了些真正的慈悲心！」我們的心上竄下跳，試圖去完好無損地保住這個念頭，否則，它可能就溜掉了，我們珍藏它，想把它鎖到某個安全的地方去。不過，再一次，這不是禪修。現在，親愛的朋友，讓我們坐直一分鐘左右，看著我們的念頭，包括大象...



我們可能會問：「這會讓我們成佛嗎？」答案是：「是的，它會。」不過不要只是聽我說，所有過去的諸佛、學者和聖人，一而再再而三地說，是的，這可以把我們從所有的迷惑中解脫出來。《心經》和《金剛經》都說，沒有可以禪修的，無得，不增，不減。可是，我們很難相信它。爲什麼這麼難？因爲它太簡單了。

在我們的心裡，唯一能成佛的方法是念十萬遍咒語，或者修建一座寺廟或一所醫院。不過，如果一個人每天只是修習這個簡單的禪定，即使我們不想要慈悲，當我們的心離於判斷的時候，慈悲就來了，這就是慈悲；即使我們不想要智慧，當我們的心離於判斷的時候，智慧就來了。完全住於當下，我們什麼也沒有做，沒有在改變，沒有在大象和蒼蠅之間做選擇。

順便說一下，如果我們正跟大象搞在一起，慾望還沒徹底滿足之前，來了一隻蒼蠅，那麼，我們這樣的禪修者可能想：「哦，不，我得先跟大象結束。」這不好，不用這麼想，還有很多大象。而且，如果忽視它，這隻大象也不會傷心的。所以，如果你的心在巴黎，就在巴黎，不過，你並不需要想完整個巴黎故事。

我用的是無著的釋論，他的釋論很不容易懂，比本經還難了解，我們無法逐字解釋，只能選某些偈頌解釋。

佛問須菩提：「菩薩莊嚴佛土不？」這句話真是太美了，有些這樣的話會讓我們眼中充滿淚水，對於我，這句話非常有力量。首先，我們人類不是那麼靈性化的，即便我們是，我們的靈性是與做正確的事相關。這樣有一天，我們就可以去某個非常美麗的天堂，那兒的沙發都是特別設計的，沒有交通紅綠燈，那兒有宮殿和別緻的裝飾。對我們許多人來說，阿彌陀佛淨土就是我們版本的天堂。

佛問須菩提：「我們說莊嚴佛土是什麼意思？」那兒沒有莊嚴，沒有裝飾，沒有珠寶，它不可想像。沒有量度或稱重量。沒有像這樣的事 — 阿彌陀佛的屋頂有六十六公斤黃金，而觀音菩薩的屋頂只有六十五公斤黃金。

當我們所有二元分別的描繪，比如六十五公斤黃金對應於六十六公斤黃金，或者一個故事相對於另一個故事的區別全部耗盡時，它們的顯現就落在地平線上，如同太陽落於西方一樣，這就是淨土。

像我們這樣的人，如果我們想知道，現在到哪兒去找最好的沙發，我們需要一個參考點，這家商店在哪條街上。或者，如果一個沙發設計者，想要做一個和真的品牌一模一樣的仿冒沙發，他也要有個參考點，一個品牌沙發來模仿。不過，淨土不依靠參考點。

西方極樂世界與去西方毫無關係，它是指我們所有二元分別的參考點這個太陽，完全的落下去，並且超越了參照，這才是最莊嚴的佛土。

那麼，誰在那兒？阿彌陀佛，也被稱作「無量壽佛」。聽到「無量壽」，我們不要笨笨地想某個二千或三千歲的人，沒有足夠的地方放他幾千年的生日禮物，別這樣想。也不應該想像，阿彌陀佛有一把長長的白鬍子，因為老了，所以頭上沒有一根頭髮，每天吃我們供的桃子。

「無量光佛」也是一樣。不要把觀音菩薩想成是，在他的系統裡有個永久電池，放著永恆的光，沒有電力波動或中斷。他的淨土沒有參考點，這才是菩薩的淨土。

我們這些還依賴參考點的人應該訓練自己去擁有好的參考點，而不是壞的參考點。佛教認為，好的參考點會引導我們去耗盡所有的參考點，壞的參考點的問題是，很難擺脫它們，因為，我們會愛上這些寶貴的參照。儘管我們目前不得不依賴好的參考點，擁有任何參考點都會產生問題，參考就是問題。

我來給你們講講我自己的經歷。最近我回了趟錫金，我是在那裡長大的，因為我是個很野的孩子，所以我的指導老師非常的嚴格。我跟自己的父母分離差不多六年，整年沒有假期，除了新年那一天，即使是那一天，大半天也在修法。早上三點起床，晚上八點就要去睡覺，沒有小孩子的遊戲玩耍，什麼也沒有。當我學習好的時候，老師說：「你應該做的更好，因為照理說你是文殊師利。」如果我做的不好，他會說：「今天文殊師利上哪兒去了？」

從大概六歲起，我就住在錫金國王的宮殿裡，甚至不予許我下樓。不過，我必須說，我真的是個很野的孩子，有兩次，我差點把那座王宮燒掉了。這次我回去，我看見自己很久很久以前，當我九、十，或十一歲時留下的抓痕，如同囚籠裡的犯人，我真的在牆上抓挖過。十三歲時，我的根本上師頂果欽哲仁波切，告訴欽哲活佛府的管事，我不應該再有私人老師了，應該進佛學院。

多謝弗洛伊德，他關於童年經驗如何影響我們一生的理論。想一想，到今天，我還是討厭向任何人回報，或者不得不好好表現給某人看。這就是為什麼我總是說，我真的無法看到自己結婚，然後向妻子報告去了那裡，不是因為我會做見不得人的事，我甚至沒有時間做壞事。但是，我不想回報，我為什麼要回報？假如有人，或一群人，上師們，弟子們，或寺院，在期待我回報，我都不喜歡。這是一個參考點可能產生影響的個人實例。

直到最近，過去發生的一切對我來說都不是問題，有時，我還會取笑弗洛伊德。不過，幾年前，為了我自己的資訊，我去和心理醫生交談，聽到了童年可能對我們產生的影響。讀過弗洛伊德以後，我意識到，弗洛伊德當然是對的，即使我想不認同他，我還是不得不同意他的某些觀點。所以，我在考慮進行心理治療。不過，如果我一旦在藏族文化裡提出這樣的事，所有人的眉毛都會抬起來，要面子是很重要的，如果一位仁波切去看心理醫生，這會被看成是很丟臉的，他們將非常不信任我。

我們來看結束的偈頌吧。和合的現象應該被理解為，如夢、如幻、如泡，或如影，似露，或似閃電，這是個美妙的表述。佛在說，我們最大的問題是，我們習慣於收集零件，這些零件本身是和合的，意即它們是短暫和沒有意義的等等，由它們組裝成現象，然後，我們執著於這個現象。我問你，有什麼比執著在一個標籤上更愚蠢呢？這是對無明如此美麗的描寫。

用「火圈」來做例子，火圈是暫時的現象，由它的短暫的部分組合而成。第一個短暫的部分是一隻手，每分鐘在老去，某天會化成灰，或成為昆蟲的食物；一根棍子是第二個短暫的部分；裹在棍子一端的布是第三個短暫的部分；一些浸在布上的油是第四個短暫的部分，因為油不是無限量的；第五個短暫的部分是點燃火把的火；第六個短暫的部分是手臂以圓周晃動。當所有這些部分聚在一起，「火圈」的現象就出現了。可是，並沒有火圈，一些短暫的條件被暫時放在一起，就只不過是如此。舉例來說，我們不能用它作訂婚戒指，可是，它看上去很美！

釋迦牟尼佛說，我們生命中的每一件事都像這個火圈，當不同的短暫部分聚到一起，一個現象就出現了，然後我們就「哇」！我們就是這樣騙自己的。佛說完這些後，所有的弟子都起身讚美佛。

《金剛經》就講這麼多了。哪怕只是說出了《金剛經》的名字，我都認為自己非常幸運。你們中有些人，從今以後，再也不會聽到這部經，也不會去讀它，有些人會永遠地把它忘了。不過，這沒關係，五百萬生以後，當你從另一個人那裡又聽到這部經的時候，你將經歷那種非常奇怪似曾相識的感覺，而那種又碰面了的感覺，也許會讓數十億的眾生成佛。你們中有些人，會以盲目的虔誠心讀誦，再三讀誦這部經，這也不錯，這是個非常好的開始。

其實，我想要告訴你們，有三個層次的虔誠心。第一種是白痴的虔誠心，愚笨的虔誠心，有神論的虔誠心，有些迷信畏懼神和地獄的虔誠心，因為這是部靈性的經典，也許你以這種方式對待它，是可以的。然後，就要去超越它而達到另一個層次的虔誠心——理智的虔誠心，不愚蠢的，科學性的虔誠心，基於推理的虔誠心，就好像二加二等於四那樣，常識的虔誠心，就像如果你煮一顆蛋，它會被煮熟。理性的虔誠心是一種更高的虔誠心，將使你獲益匪淺。接下來，你甚至將超越這種虔誠心——超越理性的虔誠心，超越科學的虔誠心，你了解到你的所謂的理性是如此的有限，和老鼠的智力在同一個層次上，然後，你就會看到無盡的顯現。

所以，有非理性的虔誠心，理性的虔誠心和超越理性的虔誠心。當我們擁有超越理性的虔誠心時，《金剛經》對我們來說，就會更有道理。不過，直到那時，即便我們不知道這部經在講什麼，可是，我們還是讚嘆它的珍貴，這已經夠好了。



對於那些有時間，有意願，又有能力的人，爲什麼不用自己的手來抄寫《金剛經》呢？即使每天只能寫五個字，那是一種積聚功德和智慧非常強而有力的方法，當然不是爲了出版，只是爲了寫而寫。如果你沒地方存放所抄的經文，可以給我，我來收集它們。

如果你是大乘修行者，讀誦這部經肯定是有益處的。如果你想學習這部經，當然最好是跟隨某個能夠給予你正確訊息的人學習。在大乘佛教中，老師就是老師。然而，在金剛乘中，老師事實上不是老師，不像在大乘中，老師就是老師那樣，在金剛乘中，老師實際上是道，因此，金剛上師的角色幾乎是不可或缺的，基本上我們必須僱個人來拆解我們。

就這麼多了。有人要求，想要排隊來接受加持，不過，聽了佛的話語已經是很好的加持了，一堆骨肉觸摸另一堆骨肉式的加持不會比那更好。另外，我今天也覺得有點懶，肯定是因爲天氣。

\*\*\*\*\*

**【問】**：功德可以被偷走嗎？

**【答】**：功德肯定不會被別人偷走，但是，功德可以被毀壞。有所謂迴向功德。不過，我們談的是《金剛經》，所以，我要從它的角度來解釋。如果我們知道沒有功德，如果我們知道功德只是標籤，那麼，它就不可能被毀壞，原因是，因爲不存在什麼可以被毀壞。

很奇妙的是，這麼多人讀這部經，特別讓人驚奇的是，甚至沒有一個人思考這部經的內容。假如一位普通的老家庭主婦讀這部經，通常，她並未抓住這部經的真正意涵，可是，她在讀的本來就沒有所謂的功德，因而也沒有功德可以被毀壞。但是，如果她不精確地知道自己在讀什麼，是不是沒有用呢？不，肯定不是沒有用。

佛說：「甚至是教授這部經的地方，都成爲像佛堂或佛塔那樣，可以圍繞、供養，積聚廣大的功德。」這部經是一切概念的摧毀者，這就是爲什麼它被稱爲「金剛」。

**【問】**：他的父親非常執著於這個世間，他如何去勸服他的父親放下這個世間，以便能生在極樂淨土？

**【答】**：我們不只對父親要有耐心，對母親也要有耐心，不只是此生的父母，還有多生裡的所有父母都要有耐心。這是菩薩的任務，去幫助他人理解世俗生活沒有意義，不過，我們不能期望事情一個晚上就有變化。「不執著世間」這句話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意思。在印度和中國文化裡，非常欣賞托鉢乞食或無家的遊方者，甚至今天，沙杜苦行僧仍然在印度各地流浪，而且非常受尊敬。

當一個普通人聽到「不執著（或譯：放下）」這個詞，它即刻被理解成放棄你的工作，放棄你的家庭，去山洞。這就是一般人通常不自覺地翻譯「出離」的含義，可是，出離不必僅僅是這種方式，這只是一種恰巧比其他形式更流行的方式。阿育王是一位偉大的出離者，儘管他擁有王國以及所有的一切。這取決於我們的動機發心，我們可以是一位政治家，一位投資人，一名科學家，或是一位經濟學家，無論我們想做什麼，以正確的發心來做，這就是菩薩行，不是嗎？

【問】：我們如何遵守這部經所教的戒律？

【答】：這是個好問題。透過不落入任何極端，不落入極端是最高的戒律。換句話說，既不做吸煙者，也不做驕傲的不吸煙者；不做說謊者，也不做極其傲慢的不說謊者。即使在世俗理念裡，極端的戒律可以讓你的傲慢膨脹。在佛教圈子裡經常看到這些狀況，以自己守戒為榮的佛教徒，故意表現出屈就他人，其實很高傲，看不起那些沒有守這些戒律的人，炫耀自己的戒律，讓那些沒守戒或守了一點的人難堪，這種佛教徒需要讀《金剛經》。

【問】在很多經典裡，佛講法以前，有光從他身體的某個部位放射出來，這部經裡怎麼沒有？

【答】：佛有許多不同的身、語、意、功德，事業的化現。在《幻化經》中非常詳細的描寫，佛的各種神奇力量的化現。很多宗教都非常強調，他們的神或大師如何曾經讓盲人重見光明，或其他可見的明顯的能力展現，這些在佛教裡不多。當我們讚嘆佛的身、語、意、功德，事業的化現時，我們最常讚嘆他的語，也就是他所講過的真理，因為真理是最偉大的奇蹟，它的力量能夠永遠幫助眾生。

當佛即將在拘尸那羅涅槃時，出家眾們請教，佛涅槃後他們該怎麼做？佛教導這些僧人去告訴世界一個重要的訊息，釋迦牟尼佛曾經說法。佛沒有讓他們告訴世界，釋迦牟尼佛示現過奇蹟，這很不一樣。

【問】好像仁波切的觀點是智慧導致慈悲，不過，有時我聽到的是慈悲導致智慧。

【答】：首先，智慧和慈悲是一回事。我相信中文中的「慈悲」這個詞一定是非常好的，不過，我不認為英文裡的「compassion」是個正確的翻譯，藏語把它翻作「博大的心」。當你有智慧，你就有平等，智慧就是平等。當你感覺到所有一切事物的平等性，意味著你沒有對自己的執著，這不就是慈悲嗎？

你的問題很好，從很多方面來看，慈悲比較容易辨認，而如何什麼都「不作」的智慧則很難，因為我們沒有參考。慈悲，我們可以從愛心仁慈、同情等等開始。這是一部關於智慧的經典，因此聽到更多智慧。如果你仔細地讀這部經，它有它自己的慈悲之美。